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七

藝文六　劄子奏疏三

明

謝予告疏　王家屏

奏為感激天恩准容休致恭陳謝悃事該臣以抱病沉綿屢乞罷免伏奉聖旨覽卿所奏情詞懇切既有疾准回籍調理著馳驛去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激竊念

臣本畸單賤士偃蹇庸流不階根柢之容誤被眷知之渥每誓心於天日願畢力於涓埃而資識迂愚才術短拙居平尸素碌碌無所建明臨事周章期期罔克將順犯顔逆耳數干不測之威藏疾納汙特荷兼容之度驚䰟稍定宿疾殷纏蓐卧將及於五旬疏詞殆窮於累牘若下情之難達卒天意之終從麋鹿山林既遂歸田之願驂騑道路更叨乘傳之榮病骨積摧覺頓回於起色隆恩未報良自負其初心涕泗交流語言莫措孤蹤去

任曾何繫於重輕大造生成茲已全於終始臣不勝感
激繾戀之至

謝存問疏

奏為感激天恩遣官存問恭陳謝悃事竊惟自古國家
大慶率覃敷錫之恩於時草野耆賢間蒙存問之典顧
恩非濫及典無倖饕須年德之並高斯懿章之克荷若
臣者行能淺薄材質虛庸向廁綸扉愧乏贊襄之效數
參儲議未諳將順之宜誠不足以動天義勿安於尸位

是用奉身而退長休農畝之間然每蒿目而思詎忘君

國之慮葢主器一日未定固臣愚一日不寧者也頃賴

蒼昊炳靈啓宸衷之獨斷青宫正位曁諸王以竝封尊

上聖母之徽稱霈錫臣民以闓澤臣聳聞册禮幸始頋

之克諧繼奉詔條庶宿愆之昭貸幽憂十載方欣奠枕

之有期懸隔九閽敢望遺簪之見憶茲葢皇上隆慈軫

舊大度包荒雨露委潤於凋枯日月迴光於闇㽮特遴

星使乘震旦以儼臨渙發天言協春陽而温慰醇醪肥

符便蕃昇庖廩之珍文綺兼金絢爛列篚筐之彩賁祥
光於衢巷溢喜色於衡門登對知榮省循轉惕撫膏肓
其沉痼暫偷旦暮之生舉頂踵以放摩奚荅乾坤之造
惟丹心之未化質皎日以猶明畧陳垂盡之言仰瀆盖
高之聽伏願朝講之臨御如舊章奏之裁發以時股肱
耳目備具官無以猜嫌而妨委任出入起居式於度無
以逸豫而弛憂勤愛惜人才漸收復乎廢棄矜憐滯獄
亟解縱乎纍囚更祈節宣索之需俾軍國得支其經費

罷礦稅之使俾吏民不困於誅求將和氣翔洽於兩間

慶祚綿延於億載矣臣下情無任懽欣祝願之至

乙申飭史職疏　　　　　　　　張四維

題為懇乞申飭史職以光新政事臣等議得國初設起

居注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

葢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罷廢但自職名更

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

即如邇者纂修世宗皇帝穆宗皇帝實録臣等職任總

裁一切編纂事宜但遵先朝故事不過集諸司章奏稍加删潤檃括成編至於仗前注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内所流傳者欲事訪輯又恐失實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矧我皇上以睿聖御極光被四表文明淵塞超越古昔善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録奚以章闡盛美垂法無極

所據申明史職光復祖制以備一代令典在於今日委不可缺臣等祇奉明命仰稽典憲參酌時宜伏乞宸斷惠賜施行

議改北嶽疏　　沈鯉

臣等謹查得渾源州志內開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古北嶽也上有嶽廟陶唐氏所建舜時北巡狩至於北嶽值大雪遥祀之忽飛一石墜帝前名曰安王石乃建廟於大茂山又五載再巡狩其石又飛於曲陽復建廟於曲

陽今州之恒山有觀乃唐武德中道士髙明素所建也
又有洪武十二年重修古北嶽廟碑文内載渾源恒山
為古北嶽自有虞氏嵗十二月北廵狩躬行望祀後飛
石東遷卒建祠於曲陽歴代因之而恒山之祠廢不復
舉是則北嶽之紀於渾源州志者如此及考得尚書禹
貢冀州恒衛既從註云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
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周禮職方氏正北
曰并州其山鎮曰恒註云在上曲陽縣葢職方之并州

即禹貢兾州所分也史記趙簡子藏寳符於恒山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註亦云在上曲陽西北杜佑通典及文獻通考皆云定州曲陽縣北嶽恒山在焉而通鑑地理通釋亦云常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四十里常水出焉葢漢置恒山郡避文帝諱改曰常山皆今正定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寺祀五嶽四瀆而北嶽在常山之陽即常山郡之屬縣也唐武德貞觀之制祭北嶽恒山於定州葢至唐復置恒山郡宋初緣舊制亦祭北嶽

於定州漢碑不存無所於考唐宋碑刻具載北嶽祠事録則曲陽之祀北嶽不始於五代之際明矣元起朔漠正宜祀於渾源乃代祀碑記仍在曲陽迨至國朝洪武二年二月首奉太祖高皇帝之命肇祀北嶽及三年六月降詔正名定為常典列聖繼統遵行無斁是則北嶽之著於曲陽縣者如此及考曲陽縣在隋為恒陽縣恒山在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渾源州元初為恒陰縣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或曰皆指恒山而

名未可知也後魏立五嶽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隂考之北史葢其時建都平城因總祭嶽瀆於此非因北嶽所在而專祀也又查得弘治六年七月内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題爲釐正祀典事該本部覆題北嶽恒山之神祀於曲陽自漢唐宋以至國朝上下幾二千年未之有改其渾源州雖有恒山亦名北嶽然祀典不聞碑志無考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一旦廢此舉彼恐有窒碍奉孝宗皇帝聖旨

是欽此欽遵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胡來貢題請改祀北嶽於渾源州恒山即命大臣出關祭告各一節除今次祭告已經題奉欽依無容別議外照得改嶽事體關係重大據今所查反覆參詳竊謂載籍雖博必折衷於經傳典禮至重難輕信乎傳聞今據本官所請固非無據第其引虞書魏史之文亦止言祭於恒山而未見恒山所在至禹貢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即今定州曲陽縣則恒山之

在曲陽既已明著於經文而漢神爵元年祠北嶽上曲陽唐武德貞觀祀北嶽定州則曲陽之祀恒山又非肇始於五代蓋歷二千餘年而明禋如一日誠考據精確非漫然沿襲也其謂五代之後祭於曲陽者蓋因宋失幽并遂祭北鎮醫巫閭山於定州北嶽祠中遂誤以為望祭北嶽耳至於渾源之稱北嶽止見於州誌碑文而稽之經傳茫無可考想其紀載之辭亦出傳聞之誤即誌內飛石等語在本官亦謂其不經矣詎可據其文以

改祀乎大抵恒山自太行東來綿亘千里同一分野在南在北皆可取名即以山之向背而言則祀於隂者終不若祀於陽者之為正也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力言其不可而止則改嶽之事自昔重之而先臣尚書倪岳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誠千古之確論矣況我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極重祀典當時山川地里無不圖上而曲陽之祀仍舊即今大明集禮所載漢唐宋北嶽之祭皆在定州曲陽與史

俱合可見當時考核已自精詳二百餘年國有大事必
行遣告豐碑鉅刻林立祠下則今恒山實為畿內重鎮
孚靈已久一旦毀廟貌廢碑刻舉而改建於邊徼之地
竊恐未可輕易也而況在彼無稽在此有據又彰
彰如是乎臣等再三酌議北嶽恒山之神委應遵依憲
典仍祀於曲陽縣其渾源州恒山既有洪武年間重修
廟宇合無查照弘治中原題行該鎮巡撫衙門轉行彼
處官司量加修葺用存古跡庶為兩全但事關典禮臣

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

復建文年號疏　　楊天民

題為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聖明及時修舉以成祖德以光正史事臣惟神器相承天下之大事也名號顯揚直與天壤共敝其跡惡可泯也國史纂修一代之大典也紀載昭垂將通今古為信其實惡可枉也以大典識大事以必不可泯之跡筆必不可枉之書故從古以來即餘分閏位亦不得以竊據廢編年之體況屬在正

統者能令湮没乎即觸忌冒嫌猶不得以私情奪春秋之法况本無嫌忌者可强為委曲乎臣嘗反復於斯不能不扼腕於建文革除之既誤又不能不滋惑於累朝因循之無謂也夫革除之辯不自臣言始臣查嘉靖十四年該吏科給事中楊僎嘗以表揚革除死事諸臣請矣此其意蓋隱然為建文地也比時禮官夏言因倉卒召對未暇深思既謂諸臣不宜褒録及明日上議又以文皇帝百世不遷之宗為詞卒使讜議不行闕典如故

抵今槖筆之臣未嘗不切齒於夏言之失對也迨我皇
上萬歴十六年該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
革除與景泰不宜附録并形奏辯而禮部尚書沈鯉亦
悉心議覆至擬為聖德聖政第一事中外喁喁以為事
在必舉不謂附録改正雖蒙俞旨而革除年號依然報
罷此何謂哉夫建文為太祖嫡孫固皇上一脉骨肉之
親也若聽其泯滅如宗誼何臣仰窺聖衷必灼知情理
之不容恝祖孫兩朝名分各殊就中皆有嫌微當辨若

令孫蒙祖號則幾無別矣臣仰窺聖衷必灼知統系之不宜混識大識小貴在不遺今革除幾二百年其事已不無散逸失今再不蒐輯將散逸愈多可令熙朝無完史耶臣仰窺聖衷必灼知典謨之不當缺朝有史野亦有史固並存於世者此時縱無改於革除之舊而億萬世之後能保其不從野史中搜遺事乎臣仰窺聖衷必灼知後世之不可欺有一於是則革除之復宜不俟終日可矣乃因仍至今若有所顧忌而不肯遽許得非終

感於百世不遷之說恐存一建文即於成祖相妨因於
聖孝未愜耶是大不然蓋靖難之舉順天應人其師不
嫌於無名永樂之勲革命鼎新其功不殊於再造無論
更號成祖自有中興創始之義固不以建文之位號有
無增損即初號太宗亦最似漢之文帝雖前有孝惠其
繳稱固少不相礙也臣不解夏言百世不遷之說抑何
所主持而今至今成不決之疑乎昔孔子論武周達孝
歸之善繼善述夫所謂善者正謂以心相體以是相成

不拘拘往跡云耳臣考成祖登極之後猶稱建文為少帝且其葬也用天子禮曷嘗忍於明議革除哉說者謂宣力之臣欲假此形跡以張功伐故贊成至此良為不誣以此臣知革除之復固不徒為建文崇榮名正所以善體成祖之心也史以傳信不信則疑疑則訛此必然之勢也以成祖湯武之心有何不可令人知者而乃以革除諱之欲後世勿疑勿訛得乎甚必有舉一律百并全史而疑其為訣闇之具者將使好學不經之談得以

任口雌黄而反致聖祖心事不白于後世非計之得者
以此臣知革除之復固不徒為建文存實録正所以善
成成祖之是也臣不暇遠引即我朝英宗皇帝不嘗削
景皇帝位號乎及憲宗皇帝嗣位則旋為議復質之人
心垂之青史不聞有累於英宗亦不聞少虧於憲宗之
孝今何獨於建文之事而疑其於成祖相妨於聖孝未
愜哉不但此也往年革除報罷猶曰正史未修時姑有
待邇皇上允儒臣之請業已開局授餐纂編踰歳矣若

及是時慨然命復則修廢舉墜而天下萬世皆謂闕典頓興自皇上始如姑舍之則承乖襲舛而天下萬世皆謂闕典終廢亦自皇上始所關聖德聖政誠非渺小而臣愚待罪該科亦與有責焉故不憚縷頰而仰瀆宸嚴若此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覆議如果臣言不謬願亟賜允行則上可以襄祖德下可以光信史而繼述大孝不在武周而在皇上矣臣不勝激切祈望之至

停止砂鍋潞紬疏　　呂坤

臣聞愼乃儉德者英君誼辟之芳名監於成憲者聖子
神孫之大孝自二祖創業垂統以來經制立法纖悉具
備宮闈用度歲額常豐其在當時織造燒造各有地方
歲解歲停各有定件載在會典可考而知已查得陶器
燒造地方止有儀徵瓜洲河南正定江西五處其器物
止有瓶罈瓷甕等件並無所謂山西砂器者巻查嘉靖
三十九年坐派潞安府砂器五千個四十年坐派一萬
五千個萬歷十八年坐派一萬五千個夫砂器一萬五

千並備餘共一萬九千五百個價值纔一百一十餘兩耳始也荆筐擔運用夫二百餘名共費銀五百三兩一錢至嘉靖四十年部文用紅櫃裝封銅鎖鑰黄繩扛費銀二百餘兩用夫一千三百名費銀一千八百餘兩打點使用費銀二百五十餘兩共用銀二千三百六十七兩九錢至萬歷十八年部文用淨棉塞墊路安不出棉花旋於河南差買費銀近二百兩打點使用三百五十餘兩共用銀二千八百三十三兩六錢夫至賤者砂器

也而運載諸費至費銀二十八倍不知此等器物近京地方亦能燒造否如謂土料不堪不知京師百萬官民亦用砂器否皇上之所用者砂器耳砂器但收其不破損者耳何取於紅箱銅鎖淨棉致使無益之費勞民傷財况砂器不載於經額山西不派之燒造苟便於近取而可足似不必遠辦以病民又查得織造地方有浙江等九省織造物料有紗羅絹紵而山西歲派止有綾絹各五百疋閏月共加八十六疋耳並無所謂山西潞

紬者卷查萬歷三年坐派山西黄紬二千八百四十疋用銀一萬九千三百三十四兩十年坐派黄紬四千七百三十疋用銀二萬四千六百七十餘兩十五年坐派黄紬二千四百三十疋用銀一萬二千餘兩十八年坐派黄紬五千疋用銀二萬八千六十兩夫潞州之有紬也非一年矣祖宗時未嘗坐派陛下即位以來坐派四次計工費銀八萬三千有奇矣是紬也士庶皆得為衣而皇上不以進御臣心亦有所不安者獨謂上用内用

未必如此之多而匪頒特頒自有經常之物且山西錢糧非王祿則軍餉王祿如靈邱等王有缺五十季不支者宗儀睊睊興枵腹之嗟軍餉有每月四錢尚扣五分者士卒嗷嗷動瞋目之怒加以連年饑饉庫藏空虛臣於去年紬價已經殫力湊處僅充此番織造矣伏乞勑下該部從長議處砂器在在可燒應否取辦於二千里隅山踰嶺之外即萬不可已但求砂器全美又何必鎖釘紅箱淨棉塞墊困擾生民黄絹雖非歲織但山西困

遞已極倘再行坐派或改江南別項織造之價或工部另議別項錢糧發給潞安庶使貧省難於取辦小民困於誅求地方幸甚

告養親疏　　高邦佐

臣一芥草茅遭逢聖世叨中萬歷二十三年進士筮仕邑令洊歷郎署郡守監司大逾涯分未效涓涘先是臣待罪薊道見臣母精力衰頹正擬休沐上請時震鄰多故懼貽弛肩之誚意實有待臣過爲牖户之防與撫臣

意見相左致蒙單疏論劾適成臣志解任以來日喁喁
菽水承歡歌咏太平之爲愉快一丘一壑蓋將終身焉
忽於本年四月傳聞邸報吏部上疏因遼海東寧道缺
副使起臣降補旋荷明旨俞允竊念臣迂戇庸流無裨
世用皇上録之於擯棄之餘優之以破格之例實人臣
希遘之遇當此敵勢猖獗之日正志士戮力之秋臣即
至愚極陋寧不思奮發請纓少圖報塞乃敢及其私耶
惟是臣烏鳥微衷有萬不能自已者敢爲我皇上陳之

臣自幼失怙臣母楊氏生臣一子百方撫摩訓督以有今日臣之母慈母亦嚴母也四十餘年朝夕相依為命臣入仕以來馳驅邊海戚奉板輿時臣母年力尚未甚衰安敢妄有陳乞於今八十有三歲矣湯藥日需嘗視起居時難暌離衰病殘軀如風燭浮絲旦夕莫保且臣之子年俱童穉無可代臣者將謂忠孝未能兩全何忍古人所謂盡節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臣之謂矣夫託辭以避難欺也引嫌而違心亦欺也皆義之所不敢出也臣生

平竭節自許不避險艱向於荒徼嚴邊曾無退遜反卻
步於聖明使過之日臣獨何心而辜恩自棄至此矧茲
俊乂彙登之朝英賢濟濟視臣如雙鳧乘鴈毫無裨於
有無多寡之數故敢不避煩聒輒以闗切至情仰祈皇
上垂鑒被以錫類之恩也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官
員父母年七十以上如果老疾去官路遠別無以次人
丁者許奏請定奪臣之情事正與例合伏乞勅下吏部
議覆上請允臣終養獲遂臣反哺之私臣與臣母共效

銜結於永永矣

國朝

薦舉人才疏　　　魏象樞

題為欽奉

上諭事臣伏覩我

皇上聰明天縱典學日新講論經史之源流考究古今之

得失既孜孜不遑暇逸乃於

萬幾之餘旁及文翰思得奇才碩彦學問淵通文藻瑰

麗之士以備
顧問著作之選奉有
上諭著在內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各舉所知洵與古帝
王崇儒重道千載同符矣竊念博學鴻儒世不多見臣
鄙陋失學安能知人且有一二素知既經諸臣具疏奉
旨者臣又不敢再為贅舉謹就聞見所及者得五人焉一
為原任湖廣布政使告病畢振姬山西高平縣進士清
操自若才略過人博古通今有體有用請告十餘年躬

耕百畝猶讀古不輟而經史之貫通詩文之古奥所稱良吏才庶幾不愧雖年過六旬體質稍弱尚可備著作之選一為原任江西嶺北道參政告病湯斌河南睢州進士恂恂儒雅清謹可風謝病歸田閉户讀書學有淵源躬行實踐文詞尚實去浮一為見任户部江西司員外郎馮雲驤山西代州進士居家孝友辦事勤敏素以古學自勗兼能留心風雅常退然抑損不敢自居一為見任大理寺評事白夢鼐江南江寧府進士才識老成

學問博雅蕭然四壁惟以詩文自娛一爲原任浙江督
糧道參政告病王紫綬河南祥符縣進士宏才積學兼
工詩賦有倚馬之才終養在籍讀書二十年進補江西
贛南道保守贛城尤覘經濟陞任浙江未久告病如痊
可試所長以上五人雖未敢遽謂可追前哲仰副
皇上稽古典學之至意亦不敢不竭愚昧之見少盡以人
事
君之微誠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

請定銓部條例疏　田六善

題為銓部之條例太繁祈定畫一之規以便遵守事臣竊惟例者必斟酌不易之道請
旨依准奉而行之然後可以服人之心近日吏部用人行政或有偶出意見者或有實係過誤者得幸奉
旨率皆循之為例是意見可以再行過誤可以再舉也如官員地方失事情重者革職戴罪督緝此定例也臣辦

事衙門見吏部册檔同一盜賊入城之官陞騰駁則議
免議則是免議為一例王嗣佺則議戴罪督緝為是戴
罪督緝為一例陳大均則議革職離任儻非
皇上洞鑒則革職離任又為一例矣且大均於吏部辦呈
内復有旁引四例是一例已行至數條他例可以槩見
例既無所不有弊故無不可為可重可輕可上可下
皇上不得而詰之吏部曰有例在也科道不得而糾之吏
部曰有例在也抑知其意欲如此即有此例意欲如彼

即有彼例哉且頭緒紛紜册檔充棟司官有時而忽堂官何由而知日見處分究竟弊不可除徒煩章奏臣請

皇上勑下吏部查從前諸例何件係請

旨欽定者何件係部院科道條陳准行者彙集一册其餘吏部日行之事不得槩引為例堂官一覽可悉則弊端不禁自清臣更請此後

皇上或見事重例輕事輕例重出自

睿裁改正者奉有著為例之

旨則該部入冊遵行未奉著為例之
旨該部仍照舊例行庶規模畫一可便遵守矣如果臣言
不謬伏祈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請免山西買牛疏
題為買牛為晉省大累伏祈
勅部查照舊例以甦民困事臣查太常寺衙門
郊祀歲用犧牛舊例即係在京牛戶估價市買於順治十

六年間該管官役希圖出差突稱山西牛賤委官採買當日此官一出閭井騷然禮部知其厲民題定不許再差行令本省每年春秋買解牛二百隻事偶出於一時害遂歸於百姓各州縣於春月耕種之時查取民間牛隻一次於秋月收穫之時查取民間牛隻一次差役下鄉指無指有民累於票催送牛到縣或舍或留民累於官驗解府有費不費則肥瘦推敲解司有費不費則大小批駁且長途有倒斃之虞計日有草料之用臣思百

姓所恃耕田以活命者惟牛如此旣奪之牛復加之費

雖云發價鄉愚何知其苦不堪殫述夫別省豈無牛隻

何為獨派一方京城豈無牛隻何必遠催解送例旣非

舊事且不均臣恭讀

上諭有法制未便致民失業必如何而後得遂其生計之

旨臣謂即此一事之獘其害無窮則亦致民失業之一端

也伏祈

勅下該部查照太常寺衙門

郊祀牛隻當日錢糧原領何項買辦原屬何官仍照舊例遵行庶晉省窮民不致有偏枯之歎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請卹典疏　　李之芳

題為縣丞死節堪矜謹請優卹以勵忠誠事該臣看得金華府之武義縣逼近處州臣先據塘報逆賊突犯追奪縣官印信情形業經密疏題報隨據金衢道詳稱據

署武義縣事蘭谿縣縣丞徐喆生母梁氏呈控伊子徐
喆殉難自縊當批布政司確查去後茲據詳覆前來臣
查康熙十三年六月二十日賊臨武義防守逆弁把總
張奇章從叛內應署縣事蘭谿縣丞徐喆衆寡不敵被
擄奪印又欲逼降本官矢忠絶食於七月初三日忠憤
自縊念此末員乃能通曉大義拒賊不屈捐生殉難誠
為可憫相應
題請優卹以慰忠魂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請復督撫巡歷地方疏　　吳　琠

題為請復督撫巡歷地方以責成察吏安民之實效事

竊臣七年縣吏四載銓曹承

恩內升荐歷卿寺兹復蒙

皇上特賜簡拔擢授今職又蒙閣臣傳奉

天語丁寧教戒譪若家庭顧臣何人受

知若此敢不竭盡微誠勉副風紀以圖報

高厚於萬一竊惟國家之大本繫乎民而民生之大命繫
乎吏所謂察吏以安民乃當今第一急務也然天下之
事循名貴乎責實而百聞不如一見我
皇上明燭四海思周萬務於凡中外諸臣缺出及差遣任
使猶
御門引見親定取舍近因謁
陵告成尚且巡行邊塞詢問疾苦特加軫恤豈好勞哉凡
以期於真知灼見綜核名實而已夫督撫之在地方受

皇上察吏安民之寄者也每事當體

皇上真知灼見綜核名實之意而後不負厥職乃令功令

督撫於

命下之日即不許見客而一方之民情土俗鮮有聞矣到任之後守令不得參謁上官而屬員之年貌才力無由識矣塞聰閉明深居省會凡有舉劾不過據道府之揭報憑胥役之訪聞耳據道府之揭報則道府或各任其愛憎憑胥役之訪聞則胥役亦自行其毀譽故真者未

必揭而揭者未必真實者不盡聞而聞者不盡實革火耗而火耗愈甚禁私派而私派愈增雖多由不肖督撫之縱欲庇貪錮蔽成習而其間一二賢者亦未見有攬轡澄清之實則亦由巡歷久停見知有所不及而上下相蒙故耳今我

皇上於督撫員缺業已慎簡而委任之矣既托之以揚清激濁之權宜使盡其廣視遠聽之道况自軍興以來吏道甚雜民困多端今當海宇蕩定之時正澄叙官方之

日請亟

勑令直省各督撫於所屬地方親身廵歷體驗民隱採訪輿情凡所舉劾務期聞見不爽名實相符以仰副

皇上察吏安民至意夫如是而猶有大姦漏網巨蠹未除則非該督撫之徇私溺職即其冥頑不靈也白簡斯在孰敢寛之而或者謂督撫廵歷郡邑地方勞苦不得休息臣竊以為不然夫地方之苦樂視督撫之賢不肖何如耳使其賢也則必能絶送迎卻供應減從星言過而

不擾也使其不肖也則雖高卧會城而暮夜之魄遺踵至即閭閻之雞犬不寧矣尚何休息之有焉臣從責成察吏安民之實效起見字多逾額伏乞

睿鑒施行

請覆巡撫道員管兵疏

題為請覆巡撫道員管兵之制酌裁提督增設總兵以為久安長治之規事臣竊惟天下之大猶一人之身也必文武合一互相維持然後呼應靈而得臂指之用冠

履正而無倒置之處自文武分而巡撫道員無一旅之衛提督總兵俱各建高牙擁重兵平日剥軍尅餉縱軍虐民人莫誰何及一方有事環視而起爭先助逆者類皆提督總兵也而撫臣如馬雄鎮道臣如陳啓泰輩雖懷忠義之心空拳莫施惟有從容殉難自成節烈而已向使各有兵馬之任調度之權則必能奮其闔門死義之勇而效命疆場矣豈但束手以徒死哉今海宇頼我

皇上神謨乾斷將數十年積重難返之隱憂一旦廓清而

底定之臣竊謂宜及此時亟復舊制使廵撫道員仍各管兵將不緊要省分提督酌量裁去而即以所裁之將與兵歸隸廵撫道員標下將各處總兵增設員數而即以一鎮之兵酌量分為數鎮以聽總督廵撫提調節度在平時則力小勢分既不生鷹揚跋扈之心遇有事則頤指氣使又絶無尾大不掉之患於以善後銷萌久安長治道在是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

請免牛車疏　　劉嗣美

題為晉民凋殘已極車牛苦累難堪仰祈

聖明急賜軫恤以培國本事竊惟國以民為本民以農為業農以牛為賴晉自姜逆亂後連年水雹災蝗車牛十去八九即有一二養牛者率皆典衣鬻産為剜肉醫瘡之計臣奉

命以來日切飲氷其於地方利病殫心竭力急為興除訊知車牛一事久為晉中大害臣初抵省百姓啼泣而告

道府州縣接踵而申臣批閱之下痛心疾首躊躇數次

然所見未確又不敢輕以入

告茲巡歷潞安平陽兩府經過地方遍爲諮詢則百姓

剝膚呻吟之苦實不忍見臣安敢不爲

皇上陳也晉爲京右通衢從京去陜西與入京必假之途

凡喇嘛差官滿洲家口經過需用牛車前行一到作威

張勢恐嚇官吏而驛站苦無車牛地方官明知大爲民

害只得忍心不論多寡悉取諸百姓然以村居愚民當

此悍禦之勢俯首任其魚肉不敢側視除一牛之外索取幫牛三隻又有折乾等獎以及穩車下車之需稍不如意鞭撻車夫力箠其牛損壞其車幷搜其乾糧盤費若前驛略不齊備又行越站於是車壞牛斃夫致凍餓而死者不可勝數且有司懼其兗鋒一聞風聲只得預為催拿勿論春耕秋斂百姓必棄農務忙備車牛裹糧奔趨終日久候不敢少離耕收既失其時饑寒自迫於身民一當此差身家立時破敗臣思驛馬乃額設有正

項錢糧
皇上聖明洪恩疲驛尚恐累及小民悉令官養一切幫貼
多索等弊屢奉
旨申飭況此車牛乃百姓所恃以為養生之原又無額設
銀兩及銷算款項不過假借於民者耳豈忍使凋殘已
極之民而受此荼毒無告之若也且目今六七八九四
年錢糧一時並徵急如星火百姓輸納正若不支倘此
弊相沿不除竊恐人逃地荒賦稅將何賴也臣從國計

民生起見兹之道府詳呈察查得確謹據實入

告伏乞

皇上勅下酌議解此倒懸喇嘛家口應何禁治百姓車牛

應何軫恤庶民累稍寛而農業有頼矣

蠲荒疏　　　祝世昌

題為晉疆有實荒之地晉民若追荒之艱謹據實上聞

仰祈

聖裁事竊惟國家理財之道莫若清賦治國之籌莫若安

民臣自涖晉以來肩兹重寄無日不以國計民生緦緦為慮者臣於九月内入境到任民間有為逃絶有為除荒為蝗災之事環臣馬首擁臣衙門呼泣籲告無日無之於是簡查案籍舊欠甚多臣不勝駭然當即牌行各司府州縣嚴催速令完觧併檄確查荒地去後隨據布政司左布政使孫某册報除節年開墾一萬二千七百四十八頃三十二畝外實在荒地七萬五千七百三十四頃一十八畝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晉省地瘠山磽土

薄石磽其為平壤腴沃者僅可十之三四耳攷其賦税歲輸銀二百三十八萬五千六百有竒又本色糧三萬六千七百餘石均徭丁銀五十七萬六千餘兩而民衛屯糧猶不與焉以山石瘠薄偏隅之地糧數如此較之他省土厚界廣者賦實重已逮明末苛徵逆闖搸虐之後瘡痍未起生聚蕭條前撫臣馬䟽請豁荒未邀

俞允暨今熟荒並徵而熟者猶完荒者仍欠攤此紙上之金錢無禆實濟徒滋吏胥之索求反為混淆是荒者不

能完而熟者又為荒累矣窮民莫支轉而為盜為寇黨羽輩未必不為饑困所迫而附合之也雖曰戢斬蕩平然屍横草野血流如河青燐白骨堪傷見聞臣思我皇上如天之仁齊豫諸省已霈蠲除矣臣聞事君之道要在勿欺晉省如此荒地臣匿不以聞是以欺也前撫臣馬之先申朝紀及臣疏請總為封疆起見軫恤民瘼實無他腸懇祈大霈仁恩勅部覆核將晉省地七萬五千七百三十四頃零

議請

上裁或賜蠲豁蠲糧或蒙別賜定奪庶熟糧得以易完賦稅得以清楚民生安而

國計裕治亂之關非淺鮮矣

釐正恒山祀典疏

粘本盛

題為祀典係治統道統攸關恭請

睿鑒釐正以光盛治以慰人心事其一北嶽之祀典當議

禮記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臣隨

郊祀地壇見嶽鎮海瀆皆於方澤配祭正與禮記相符書言舜朔巡狩至於北嶽註謂恒山也攷廣輿記大同府渾源州有恒山水經曰元嶽其山高接雲漢懸崖峭壁誠域中奥區也後俗傳恒嶽之石飛至正定曲陽縣詫為神奇遂移祀曲陽夫渾源恒山表自唐虞允為北方重鎮是稱北嶽乃歷代建祀駕言飛石實為荒唐不經載考石晉以山雲與契丹渾源不在版圖迄宋亦未混一仍祀曲陽亦因陋就簡之圖似非一統盛治所宜夫

辨方正位渾源於四嶽為正北曲陽稍在其東

國家建都於燕曲陽在

神京之南渾源在

神京之北為

國家屏藩且其洞巖聳邃信神靈之所窟宅禔國庇民莫大於此既稱北嶽而禋祀弗及允為缺典況我

朝統一華夏版圖益越前代不祀渾源而祀曲陽似為未協伏乞

睿鑒勅部酌議釐正以明大一統之義於治理實有賴焉

請蠲荒地逃丁錢糧疏　白如梅

題為晉省荒亡有據錢糧追徵無由再懇

睿慈勅部酌議急施調濟之術以援殘黎之厄事竊惟地賦丁糧乃軍國急需凡屬臣工孰敢怠玩但賦由地輸而糧由丁納如地土荒蕪則賦稅自缺人丁逃亡則錢糧自減然地土之荒蕪正由人丁逃亡無人耕種故也倘地土已荒而責令熟地照額攤賠人丁已逃而責令

見丁代為包納不但羣黎之皮骨不足以代荒亡者之敲扑將來必致見丁亦逃熟地亦荒國課愈致匱絀矣此不易之理也故屢奉嚴禁不許以熟包荒以存代亡仰見

皇上已洞悉民隱深知包荒代亡之厲政有損於國計民生也　臣查晉省州縣多處山谷之中民鮮素封地多砂磧南逼諸河有浸塌之虞北鄰沙漠有風霾之患素稱疲敝之省年來兵燹頻仍又兼災祲屢見小民

骨遭荼毒殺戮他徙及饑困死亡者十去其六七僅存三四分之殘黎人丁既少地土自荒土地既荒均徭自缺故前撫臣陳應泰仰遵清理之

恩綸檄行確查清出荒地亡丁既會疏具題請豁非不知有虧

國賦實出於情勢之不得已也及奉

旨勅部議覆而部臣以不能裕

國議令照舊徵收殘黎聞之哀憐遍野臣涖任之初據

各州縣之中訴情甚迫切案積如山繼而各處羣黎扶老携幼泣愬盈庭咸稱有一畝熟地責令包賠三四畝之荒賦有一人見存責令代納三四丁之亡糧奄奄殘喘自顧不贍焉能代賠大悖不許包荒代亡之

旨若不亟請除豁將來壯者必至俱竄他鄉老者必至俱塡溝壑哀聲痛楚令人酸鼻臣視之皆鳩形鵠面鶉衣百結誠有鄭圖難繪者臣倶宣布

皇上愛民至意婉言慰諭令其歸業一面密行查訪仍嚴

飭各州縣不得借端朦隱妄兾蠲免勒令將節年逋欠錢糧仍行督徵去後及今備知荒亡之真包賠之苦催科之難敲扑之慘臣始食不下咽矣正擬懇切入告為此三晉劇苦之災黎請命適准部咨該左布政使彭有義以輯瑞之時即侃侃具疏誠一字一血不勝肫切部臣議覆仍

勅臣遵照前

旨將地丁逐一清理俟題報之日以憑議覆奉有依議之

旨備行到臣仰見我

皇上軫念民瘼至意三晉士民無不歡呼望更生之有日矣但彼時在省無可㕘委之道臣且晉省地方遼濶未便止令一道臣周流履勘致稽時日似不若即令本管各道躬親確察嚴行稽查庶無遺漏臣隨與司道各官確商明白檄行道省守巡兵備九道履畝清查仍專責右布政使潘朝選董理綜核去後今據開報各道履畝查出民屯王田荒蕪地畝共三萬八千五百一十八頃

八十八畆零逃故人丁四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丁半委

屬真荒真亡毫無假飾俱取有印結存案總由晉中自

姜逆摧殘之後被殺被擄戶口業已蕭條又兼連年災

祲饑斃逃竄過半所遺荒地亡丁錢糧至今虛懸既不

可就僅存皮骨之孑遺敲扑包賠致違

嚴禁而

國賦虧缺兵餉迭欠總在此荒亡無可徵輸之內地方

官無點金之術惟驥首以受參罰士民懼包賠之累惟

磁負而思他逃此非

盛世所宜有也為今之計惟有亟請除豁庶熟者不致復荒逃者望風歸業將來可以漸次招墾以期地方改觀生齒復聚也既經司道確查明白前來臣復加覆核無異除荒地并逃故人丁應豁糧銀均徑數目文册咨送戸部查核外臣謹激切具題伏乞

皇上軫念三晉疊罹災困之遺黎將實荒實亡地丁糧銀

勅部作速議覆蠲豁施行

請禁濫調疏　田從典

題為調繁多屬徇私請查照舊例永禁濫調以重地方以息營求事竊臣一介迂儒四年外吏蒙
皇上不遺葑菲拔置臺班
聖德難酧愚誠思竭伏見我
皇上舉賢用能知人善任羣策羣力成例不拘故督撫仰
體
上意於州縣中廉能並著者亦往往破格請調以示鼓舞

意非不美事非不善而沿習既久弊端遂生有秉公而調者即有徇私而調者在州縣求調之弊大約有三一曰希圖美缺也一曰規避衝地也一曰預為卓薦之基也在督撫濫調之弊大約亦有三一曰曲徇請託也一曰公行賄賂也一曰引用心腹之人也然而皆借整飭地方為名簡拔賢能為說既不拘歷俸之淺深復不論參罰之有無巧為朦朧竟成捷徑幸而得計魍魎為之公行不幸而敗露遠邇為之駭異即如原安徽巡撫李

銂調桐城縣知縣錢啓薰一案指桐城縣之繁以為簡
指休寜縣之簡以為繁近日山西大寜縣知縣許晉賄
調被參一案先圖夏縣繼圖介休縣手本開銀至一萬
數千兩之多其他調繁之員如調歷城縣之管承寵調
南昌縣之王廷對等或以貪婪敗或以虧空參若不將
濫調之例永禁長此安窮且營求得調之員其貪酷必
甚或前任之錢糧未清或上司之酧謝未足雖欲不侵
用庫帑剝削民財其勢有所不能上既蠧

國下又害民如是者宜禁且他員即有不肖猶畏上司覺察若不肖之員一經調繁則督撫司道皆其護身之符也亦復何所忌憚如是者宜禁且一人調繁得計通省州縣必皆探其獻媚之方人心不靜奔競成風如是者宜禁且小州縣調繁得計大州縣必皆尋一自固之術人情不安行止易壞如是者宜禁查調補舊例原為江南浙江等七省中錢糧難徵之一百一十餘縣而設又邊遠煙瘴地方必調補熟悉風土之員臣請嗣後除

舊例宜調者仍照舊題明調補外其餘一槩不准濫調

且嚴定督撫違例處分則妄念既息而吏治自清其或

真有要地需才本官果不相宜者許該督撫明白奏請

皇上照山陝例揀選好官補用則至公無私官方澄而民

生永賴矣緣係條陳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未敢另

繕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皇上勑部議覆施行

請定行取新例疏

題為行取考選已有新例敬陳未盡末議以襄大典事

欽惟我

皇上行政用人至明至當近日考選科道開列部郎翰林

斷自

聖裁而行取知縣之引

見者奉

特旨以額外主事用此誠

皇上立賢無方之盛意也但

特恩出於一時而定例垂於永久臣查行取考選新例內有未經聲明者有稍可推廣者有尚不盡一者一得之見請爲我

皇上陳之夫未經聲明者如知縣行取宜有定期是也舊例科道員缺吏部請

旨行取各省知縣聽候考選今九卿會覆之新例行取知縣俱以主事用矣則考選科道時自不行取知縣而知縣之行取當在何日乎此處竝未議及臣請嗣後將正

途出身知縣論俸行取之處或定為二年一次或三年一次每省照卓異例額定名數吏部按年請

旨遵行庶大典昭然而小臣倍加鼓舞矣至於例之稍可推廣者則同知知州亦應行取是也舊例同知知州輪班内陞員外惟不得與行取考選之列今知縣應陞主事可以行取主事乃同知知州應陞員外似亦可以行取員外况新臺臣陳勲鄭恂俱由知州陞任員外現蒙

皇上選用則嗣後正途出身之同知知州與正途出身之

知縣各照資俸一體行取庶人材輩出而選擇愈可足用矣若夫例之尚不畫一者以知縣行取既不由督撫保舉而京官考選例内猶有照三十六年三十九年之例令堂官保送等語則是同一事也而外官一例京官又一例矣且考選一途若必藉堂官保送則平日之交結與臨時之營謀在所難免將見臺垣建言之臣無一非部院門下之士是保送實便於樹恩而各衙門之弊端回護瞻徇誰與發覺乎臣請嗣後遇有科道員缺吏

部請

旨後將正途出身之部屬與翰林竝由正途知縣陞任之中行評博等官一體論俸開列聽候考選庶恩皆出自

皇上而奔競之妄念可息矣臣因行取考選關係甚大故敢冒昧陳詞字多逾格貼黃難盡未敢另繕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施行

乞休致疏

奏為微臣病衰日深懇
恩解退以重機務事竊臣山右庸材荷蒙
聖祖仁皇帝數十年豢養之恩自縣令洊歷尚書恭逢
皇上御極屢叨
聖眷遂授臣大學士之職位重才疎撫心慚悚所自矢者
惟此樸誠一念朝夕氷兢冀以稍報
高深於萬一不意雍正四年五月間在閣辦事忽覺左手
沉重兩足無力有類癱瘓之症延醫調治雖覺稍愈然

必扶人倚杖始能行走曾將臣服官始末及致疾根由
繕摺具奏復蒙
天語慰諭
寵賜頻頒聞
命之下感激涕零自念起跡單寒品秩逾分暮年抱病理
合退休但以受
恩深重毫無報稱是用扶衰供職又將二載無如年近八
旬血氣日耗今年入春以來舊疾加甚頭暈目昏兼以

重聽夙夜思維實增惶悚伏念靖共匪懈者乃人臣服官之大義物皆戀主恩未報而思歸固臣之所不忍言也而度德量力者尤人臣敬事之小心奄豈負山年逾衰而曠位又臣之所不敢出也况機務重大又非他職可比倘有貽悞關係匪輕不得已仰懇

皇上俯鑒愚忱准臣告退回籍調理俾臣得與農人野老共荷

昇平則草野之餘生皆

聖朝之賜矣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無任懇切惶恐之至

伏祈

睿鑒施行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滿尖儁

謄録監生臣汪元亮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八

藝文五　狀一

唐

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　楊炯

高祖德魏給事中黄門侍郎御史中尉散騎常侍直閤輔國二將軍齊州刺史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華州刺史謚曰簡懿曾祖孝通魏中書黄門二侍郎銀青光禄

大夫散騎常侍關西道大行臺右丞常山太守汾陰侯
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齊鄭二州刺史祖道衡齊中書
黃門二侍郎隋吏部內史二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陵
邛潘襄四州刺史襄州總管司隷大夫皇朝贈上開府
臨河縣開國公父收皇朝上開府兼陜東道大行臺金
部郎中天策上將軍府記室參軍文學館學士上柱國
汾陰縣開國男贈定州刺史太常寺卿謚曰獻河東郡
汾陰縣薛振年六十二字元超狀昔者唐堯之協和萬

邦也有若四岳之敬順昊天歷象日月虞舜之慎徽五典也有若八元之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夏禹之分別九州也有若咎繇之謨明弼諧允迪厥德殷湯之南征北怨也有若伊尹之格于皇天姬文之受命作周也有若虢叔之聞于上帝自唐虞而列考及秦漢而無譏元首必藉於股肱方隆太平之化賢者必待於明主克致崇高之業若夫驂駕六龍驅馳七聖斟酌元氣裁成天道者其惟聖人乎弘闡大猷發揮神化匡正八極阜成兆

人其惟良宰乎我大唐之建國也粤若神堯明揚側陋
文王叶于朕卜迎太公於渭水高宗求於朕夢得良弼
於傅巖若歲大旱以為霖雨若濟巨川以為舟楫者也
公含天地之間氣依日月之末光能備九德兼資百行
探賾索隱極深研幾鬒齔之際盖言霸道詞賦之間巳
成王佐年六歲襲爵汾陰男十一太宗召見勑弘文館
讀書十六為神堯皇帝挽郎十九尚和静縣主高宗升
儲之日也勑公為太子通事舍人二十二除太子舍人

高宗践位詔遷朝散大夫守給事中年二十六尋拜中
書舍人弘文館學士三十二丁太夫人憂去職起為黄
門侍郎固辭不許修東殿新書畢進爵為侯公毁瘠過
禮多不視事出為饒州刺史上夢公徵為右成武務四
十復為東臺侍郎是歲也放李義府于邛笮舊制流人
禁乗馬公為之言左遷簡州刺史歲餘上官儀伏誅坐
翰墨往來徙居越嶲五十三赦還拜正諫大夫五十四
遷中書侍郎尋同中書門下三品兼檢校太子左庶子五

十九遷中書令東駕幸洛陽詔公兼户部尚書與皇太子居守俄以風疾不視事高宗崩輿疾往神都抗表辭位至於再至於三詔加金紫光禄大夫仍聽致仕以光宅元年季冬旁死魄薨於洛陽里之私第嗚呼哀哉公地藉膏腴姻連戚里鼎湖長往拜卿子而為郎金牓洞開徵列侯而尚主遂乃彈冠筮仕策名委質叩天門於畫闕攀鳳翼於紫宸凡升右轄者一年居外轄者兩部四遷門下二入中書用能燮理我陰陽經緯我天地鹽

梅我寶鼎𣖾棟我宸極理百官而察萬人平邦國而和上下借如風后天老左右軒皇蕭何曹參謀猷漢室未有一心事君四十餘年參兩宮而出入歴三臺而陟降合其道也大壑縱其鯤鵬遇其時也名山出其雲雨功成輔弼德邁幾深星象不愆方踐中台之位山川並走竟遊東岱之魂天不憖遺民將安仰越翼日詔贈光禄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餘如故賜物四百段米粟四百石東園秘器凶事給儀仗

至墓所往還司賓卿監護璽書弔祭别降中使賜斂衣一襲雜物百端又詔陪葬乾陵依故事也公襲封之年也受左傳於同郡韓文汪至天王狩河陽乃廢書而嘆曰周朝豈無良相何得以臣召君文汪異焉神堯皇帝婕妤河東郡夫人公之姑也每侍高宗詞翰高宗嘗顧曰不見婕妤經數日便謂社稷不安其見重如此上幸溫泉射猛獸公奏書極諫上深納焉後因閑居謂公曰我昔在春宮與卿俱少壯光陰倏忽已三十年往日忠

臣良將索然俱盡我與卿白首相見卿歷觀書傳君臣共終白首者幾人我觀卿大憐我我亦記卿深公感噎稽首謝曰先臣早參麾蓋文帝委之以心膂臣又多幸天皇任之以股肱誓期殺身報國致一人於堯舜伏願天皇遵黄老之術養生衛壽則天下幸甚賜金二百鎰公有事君之節也不亦忠乎每讀孝子忠臣傳未嘗不慷慨流涕以為帝舜非孝子朱雲非忠臣客有譏之者曰寧有揚君父之過而稱忠孝者哉太夫人薨公每哭

嘔血杖而後起上見公柴毀泣曰朕遂不識卿卿事朕
君父一致遂至於滅性可謂孝乎中書省有一磐石隋
内史府君常踞而草詔及公揮翰躍鱗每見此石未嘗
不泫然流涕公有立身之道也不亦孝乎其年修晉史
筆削之美為當時最孝敬崩詔公為哀冊上行幸九成
宮勅皇太子赴行在所置酒別殿享王公以下時太子
英王侍皇帝酒酒酣公獻壽曰天王合易象乾將三男
震坎艮今日是也上大悅百官舞蹈稱萬歲賜雜物百

段銀鏤鍾一枚吐蕃不庭詔英王為元帥總戎西討公賦西征詩一首上稱善嗟嘆者久之因代英王屬和御筆繕寫朝以為榮公有屬詩之美也不亦文乎黄門侍郎上疏薦高智周任希古郭正一王義方顧徹孟利貞等後皆有重名歷登清貫及兼左庶子又表鄭祖元沈伯儀賀覬鄧元挺顔强學崔融等十人為學士天下服其知人公為右成務獻封禪書及平吏策上深納焉或有抵罪者同類數百經赦令獄官評連年不決竟以死

論公上疏陳其濫詔百寮廷議獄官及諸宰臣未有所決公酬對如響衆咸服焉上嘆息曰幾令我殺無辜之人百寮莫不震懼又上疏陳請備塞垣未幾而匈奴背誕公有神通之鑒也不亦明乎儀表魁傑鬒眉若畫身長七尺四寸望之儼然喜愠不形於色雖至於近習左右胥徒僕妾莫不待之以禮公有行己之方也不亦恭乎牧饒州六年以仁明馭下鄱陽北岡上忽生芝草一株郡人以為善政所感共起一舍號曰芝亭因立碑頌

德公有馭人之術也不亦惠乎在邛都十餘載沉研易象韋編三絶賦詩縱酒以樂當年有醉後集三卷行於世公有安和之德也不亦康乎上初覽萬機公上疏論社稷安危君臣得失上大驚即日召見不覺膝之前席歎曰覽卿疏若暗室而照天光臨明鏡而覩萬象此後寵遇日隆每軍國大事必參謀帷幄在中書獨掌機務者五年出納帝命口占數百上曰使卿長在中書一夔足矣大駕東廵詔公驂乘上曰朕之留卿若去一目若

斷一臂關西事重一以委卿因賜物百段公有社稷之勲也不亦盛乎若夫有官功者賜其官族有大行者受其大名公叔列國之陪臣猶安社稷黔婁匹夫之介節不忘仁義古今以為通訓書籍以為美談况乎輔佐明君寧濟天下生死無二始終若一業高於六相道貫於五臣其生也榮同心比於周召其死也哀陪葬均乎衛霍豈使易名之典不及於會同賜謚之文不傳於終古門生故吏願述德音博士禮官佇聞清議是則鍾繇之

策降於皇魏之年王導之疏寢於中興之日垂拱元年
四月四日故中書令汾陰公府功曹姓名謹狀文昌臺
考功竊聞生為貴臣車服昭其令德死而不朽謚號光
其大名今謹按故府主中書令汾陰公贈秦州都督薛
元超以王佐之才逢太平之運撫綏萬國康濟兆人力
牧輔軒皇未為盡善臯陶佐大禹猶有慙德名遂身退
生榮死哀羽父之請魯君抑惟舊典衛侯之謚文子庶
幾前列謹上

兵部尚書代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

張說

公名震字元振本太原陽曲人也大父任相州湯陰令因居於魏公少倜儻廓落有大志儀冠雄傑身長七尺美鬚髯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彦昭同業時有家僕至寄錢四百千以為學糧忽有一人縗服叩門云五世未葬棺柩各在一方今欲齊舉大事苦乏資用聞君家信至頗能相濟否不問姓名以車載去一無所留深為趙

薛所誚公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時輩皆以校書正字為榮公獨請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至縣落拓不拘小節嘗鑄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内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徵引見語至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跡對而不隱令錄舊文乃上古劒歌其詞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煅煉凡幾日鑄得寶劒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奇絶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

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用防君子身精光
黯黮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
親近英雄人何自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復
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
十本遍賜學士李嶠閻朝隱等遂授右武衛胄曹右控
鶴内供奉尋遷奉宸監丞屬吐蕃請和親令報命至境
上與贊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揖不拜瞋目視
之贊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疆界立談悉

定因遺金數十斤而還公悉以進上奏言揣彼上下之情人倦其隷役久矣咸願早和大將論欽陵不爭四鎮獨不欲耳但國家每歲不絶其使而欽陵常不禀命自然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兵徒難矣斯乃用間之微旨也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矣則天甚然之無何吐蕃君臣果相疑貳遂誅欽陵第贊婆及其兄子莽布支並來降公聲名籍甚授御史加朝散大夫遷主客郎中吐蕃與突厥連和大入河西破數

十城圍逼涼州節度出城戰歿蹂禾稼米斗萬錢則天方御洛城門酺宴涼州使至因輟樂拜公為涼州都督兼隴右諸軍大使調秦中五萬人號二十萬以赴河西公至涼州吐蕃素聞威名相謂曰我贊普猶懼吾輩何可敵乎相率而去公收合餘衆繕修城壁施法令屯田一年而復公之功也公以涼州西拒吐蕃北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揚天威因徵隴右兵馬一百二十萬號二百萬集於湟州營幕千里舉烽號令時宗楚客為相素與

公不合令人告變則天惶懼計無所出狄仁傑魏元忠韋安石李嶠宋璟姚崇趙彦昭韋嗣立張說二十五人抗表請保如公有異圖並請身死籍沒則天由是稍安兵既大集人又知教分兵十道齊進過青海幾至贊普牙帳贊普屈膝請和獻馬三千匹金三萬斤牛羊不可勝數公大張軍威受其蕃禮而還既服西戎震威北狄突厥獻馬二千匹所獲涼州人士皆放歸塞上從此方鎮肅清蕃落畏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凡所規模制作

率為後法河西隴右十餘處置生祠堂立碑頌德閻立均等為其文尋有詔許入朝公素無第宅寄居友人之舍候皷入朝忽有人馬前送狀開緘前人已去狀中唯有物數而無姓名便於樹下獲騾馬二十餘疋帛三千疋公曰豈非太學請葬之士乎因以買宅居止薛稷趙彦昭聞之皆嗟嘆良久景龍年中宗楚客韋處訥等潛結朋黨憎功害能授公驍騎大將軍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金山道大總管時烏質勒久恃衆倨傲不屈

朝廷縱兵遠掠道路不通公以衆寡不敵難以力制因率麾下數十騎徑入部落烏質勒大出兵衛出迎望見公威容端毅風鬛若神不覺屈膝因而下拜公宣國威命抗聲與語自朝至暮雪深尺餘竟不移足質勒頻拜伏語畢歸帳相去二十餘里質勒久立雪中倉卒疾發是夜暴卒其嗣子娑葛集諸將曰漢使殺我君父今須復讐大舉兵衆將追殺公聞質勒死遲明素服來弔道路相逢兵圍數匝娑葛見公忽來未之敢逼但言衛護

漢使公至其帳下大哭流涕因撫定其嗣蕃人大喜留數十日助其葬事娑葛獻馬三千匹牛羊十餘萬移居千里西域無事道路肅清諸蕃聞之遣使歸降者十餘國時人語之曰郭元振詭殺烏質勒知娑葛有闕啜有釁奏請移於瓜州制從之會中書令宗楚客受金遂寢其事公具以狀聞楚客恃勢囑請召公將陷之公不從又奏請斬楚客清蕃落時韋庶人竊弄國權中宗竟不之省也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葱嶺西北河岸百步

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震西域所向無不從者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為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葱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尺餘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三軍悉覩焉公手書操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數日方倒聚而焚焉河源且絕數十里內悉為良田在安西

十餘年四鎮寧静韋庶人知政屢徵不至因下偽詔令侍御史呂守素中丞馮家賓相繼廵邉欲將害之未及皆為婆葛等諸蕃刼殺之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勅至之日舉家進發安西士庶諸蕃酋長號哭數百里或劈面截耳抗表請留因紿之而後即路其至玉門關也去涼州八百里河西諸州百姓蕃部落聞公之至貧者擕壺漿富者設供帳聯綿七百里不絶公旌節下玉門關百姓望之宛轉叫呼聲動巖谷自朝至暮傳呼至涼州

涼州城中男女在衢路並歌舞出城咸言我父至矣通夜城門不受禁制都督司馬逸客聞之謂公近矣陳兵出迎會候騎至云始入玉門關都督嗟嘆良久具狀聞至京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兵部尚書封館陶縣男依舊知政事尋轉吏部尚書知選舉囑請不行大收草澤睿宗屢下詔褒美後默啜大冦邊拜刑部尚書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等城以拒賊路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再遷兵部尚書知政事仍舊

元帥會太平公主竇懷正潛結兇黨謀廢皇帝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爭不受詔及舉兵誅竇懷正等宫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宫兵至將欲投於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及上即位宿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因下詔曰大臣立事夷險不易良相昇朝安危所繫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館陶縣開國伯元振偉才生代宏量匡時經綸文武今之王佐出

入將相古之人傑夙侍宸扆疇咨廟堂思致堯舜以期
管樂朕往在儲闈洎登寶位每觀其仗義感激願制凶
邪立誠慷慨竭陳弘益爾其至矣朕實嘉之頃者梟獍
興謀干戈作釁太上皇帝既命朕除討元振又馳奉宸
極始則賚予爲弼終則寧朕問安可謂格於皇天貫於
白日元惡既翦庶物惟新昌言是圖朕豈忘舊宜開井
邑永誓山河可進封代國公賜實封四百戶物一千段
子五品官尋兼御史大夫天下行軍大元帥是歲大徵

兵衆閲武驪山兵一百萬號三百萬並奉公節度是日三令之後上將親皷公慮有大變因畧行禮上大怒引坐纛下紫薇令張説犯鱗而諫上乃曰元振有保護大功宜捨軍法流新州未至屬開元元年冊尊號勅曰元振往立大功保護於朕頃因閲武頗失軍容責情放逐將收后效可饒州司馬未至卒於道時年五十八有集二十二卷文章有逸氣為世所重公少負氣縱横遣意磊落作尉巴蜀不修名檢及登朝受任屢使遐方霜明

烈心玉立貞節言行忠正居取儉約身體雖於皇王致君期於堯舜公務之暇手不釋卷雖子弟家人未嘗見其喜怒前後上事切諫得失十數道俱焚其藁草不以語人故朝廷莫知也睿宗嘗曰元振正直齊於宋璟政理逾於姚崇其英謀弘亮過之矣舊於宣陽里居二十餘年不至諸院馬廄每朝迴對二親言笑歸室儼如也不問家事與狄仁傑朱敬則魏元忠李嶠韋安道趙彥昭韋嗣立薛稷張說等為忘言之友事父母孝聞父受

授濟州刺史後以為相奏請解職授銀青光祿大夫濟州刺史致仕公歿後二親猶在自我唐受命宰臣有二親者唯公而已

尚書祠部員外贈陜州刺史裴公行狀

獨孤及

曾祖仁基隋光祿大夫行左光祿大夫皇朝贈使持節都督原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忠祖行儉皇朝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聞喜縣開國公贈太尉揚州大

都督謚曰獻父光庭皇朝光禄大夫侍中兼吏部尚書
正平縣開國男贈太師謚曰忠獻絳州聞喜縣崇慶鄉
太平里裴積年若干行狀公天姿英拔德宇宏曠顒卬
公器磊砢高節武庫森戟玉山照人起家以門調補千
牛備身歴太子通事舍人太常寺主簿是時萬邦方乂
獻公當國天子垂衣穆清以有天下而袞職之闕疇咨
之府公入則竭力出則匪躬外詢輿人以補過庭之問
陰薦多士用弘審官之選既而濟濟俊乂爛盈東閣邦

之得人於斯為盛畫一之詩作而嘉魚之頌興公之裕蠱也轉京兆府司錄參軍帶轂之大綱轄之劇牒訴浩攘文墨填委公投刃餘地而大郤斯批若網在綱而衆目不紊談笑之隙簿領肅如論者知逸倫之足方自此始開元二十一年忠獻公捐館惸然在疚哀越乎禮會執事者醜正作福怙寵罔悉乃因喪乘釁將逞憾於我言之如簧上亦投杼公乃銜恤進牘叫閽抗憤危言自明至誠旁感由是宗祏垂祉天高聽迴恩方照徹神亦

悔禍卒令臧孫有加等之禮公業有不亡之嘆公之克家也服闋授起居郎載筆赤墀書法不隱開元二十四年三庶人以罪廢事出宮闈變生飛語時壽王以母寵子愛議者頗有奪嫡之嫌道路憪然朝野疑懼公乃從容請問慷慨獻諫上述新城之殷監下陳戾園之元龜謂興亡之由在廢立之地天子感悟改容以謝因命詔以給事中授公公曰陛下絶招諫之路為日故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衆矣何以錫之上善其敏而多

其讓乃止不授尋除尚書祠部員外郎恪居禮闈休問
惟穆弘濟之畧固為己任於時搢紳高義方以青雲期
公不弔昊天降此短歷開元二十九年某月日薨於私
第春秋若干君子謂公貂蟬之葉瑚璉之器壽不及黄
髪名不登明堂天其未亡狐趙之勲成宣之德也非昌
其身必大於後果介繁祉有才子四人長曰倩尚書駕
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江西道租庸鹽鐵等使次曰
儆尚書司勲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參中軍元帥雍王

軍事次曰倚殿中侍御史試守萬年縣令季曰侑太原府楡次縣尉構厦環材切玉利器儐敵三虎族疑八王朝廷褒之方倚以戎務元年春建辰月肆大眚因命有司録勲追舊於是詔贈公諫議大夫猶以禮未超倫位不充德秋八月詔曰贈諫議大夫裴某操履正純器能溫敏素推令望常踐清班志業屈於當時風猷悲於既往顧其胤嗣久在周行雖禮及前修以伸追遠而恩霑後命宜有贈榮俾高列岳之班更表重泉之飾可贈使

持節陜州諸軍事陜州刺史禮也公天機超邁雅有大
略氣直而溫性優而毅貞可幹事善足救物外坦蕩豪
舉朗然不羈內敦敏純固忠而能力至若輕死重義貴
身賤名視錢帛如糞土戲公卿若草芥其於履危臨險
大節則氣冠賁育勁侔風霜未嘗以得喪夷險介於胸
臆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公實有焉謂宜荷天之休
俾熾而大龍泉未試隙駟先往天乎斯才而有斯壽今
寵優八命澤及九原巳伸追遠之恩請遵易名之典實

應二年某月日故吏官某謹狀上尚書省考功夫存以
行觀其志殁以謚表其德則名實不虧善惡知勸謹按
故尚書祠部員外郎贈使持節陝州諸軍事陝州刺史
裴稹鼎銘公族珪璋令名孝克負荷忠能匡諫宏圖方
壯利涉未息舟壑遽遷音徽已昧命官褒德合荷寵章
考行飾終敢徵前典謹上
銀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上柱國中山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陝西大都督博陵崔公

行狀　　　呂温

曾祖諱承福皇朝大中大夫廣越二府都督祖諱先意皇朝朝議大夫鄧州刺史父諱巘皇朝朝議大夫鄭州長史贈左散騎常侍狀𠔥藻天理立爲人極敬終端本彼所以將就誠明褒殁勸存此所以砥礪名教然而以道行已晦而彌光大君子之行也以法考行直而無黨賢有司之職也且曰獻狀則唯所知公清莊而和博厚而敏岐嶷而夙茂羈丱而老成性約情充静專動直出

入孝悌周旋忠信始以明經上第調佐夏陽次以詞麗
甲科超尉王屋事廹於官而舉言廹於事而揚欲藏智
而蒙滯采求不近名而聲華見逼故相左僕射張公時
尹洛京首得才實泊鎮荆蜀致於幕庭再兼理官專領
記室健筆艮畫二邦有聞旋遘内艱毁瘠僅立善居得
禮族黨稱之免喪之歲天子南狩太尉西平王大會兵
車將圖匡復公首膺軍命濬發義心琴未成聲履及於
路感激而將星芒怒謀謨而兵祲廓清翠華旣還優典

斯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有寵臣爲京兆者政以暴聞吏有冤弊公表陳枉直伏閤待旦言忠主悟事寢風生以繩逆稱職轉侍御史以求瘼慎選爲華原令大兵之後旱歳爲虐公勞徠不倦弛張以宜復流庸於潤屋闢曠土爲多稼俄改歙州刺史地雜甌駱號爲難理下車而簡其約束朞月而明其信誓然後破散谿聚剪鋤山豪既去害羣之姦遂寧挺險之俗徵拜長安縣令威聲先路不肅而理鋋刃餘地所投皆虛擢同州刺史國歉於

豐量賑為緡號里倉者三百所而凶年備矣戒以㬥骸諭之速朽成薄葬者九百家而奢俗懲矣都人有豪奪鄉悍陰持吏失朋構訟獄累政患之公斷以尋斧破其
蠹橐人樂其殺而法制行焉郡城自禦寇之餘復隍殆盡朝貢所經吏負何仰公悅使𢦤負大輿版築下不知役而㶊固立焉其餘則去思有碑詳在纂述可覆視也
朝議陟明遷於陜服封介晉楚寄分函洛而戒備不修兵庫虛閑公乃鳩工以利器閱實以練卒金革中度義

勇知方而有淮西之役晨令暮具凜然而可觀矣河出城下造舟為梁經費僝工敗決相繼公乃沉石而僾固中沚省艦而三分巨渠水與意會勢若天成既而有乔濤之沴智勝功顯終然而無害矣其餘則三降璽書就加爵秩是明徵也移疾入覲貳職冬官歸載不過琴書留府盈乎衆帛豐公約私於是乎在至既陳乞以尚書致仕室不交要路之賓口不言當代之事就陰委順談者多之公曰解巾至於撤樂思不踰矩動無越思以忠

正為仕模以勤儉為家訓身居侯邸清節如初男降王姬素風愈厲鰥孤聚室人各忘其亡布褐分庭士不知其貴體溫柔而事至能斷性坦易而物莫能窺當官不務於名聲所去必遺其功利毗謡尚在時論可徵已踰書葬之期請舉易名之典謹狀尚書考功夫立身之道始於君親中於其人終於其身若府君者居喪有聞臨難有功善其始也勤於官業惠於鰥寡敬其中也家事以理年至而退謹其終也率是三懿光於前訓以沓謚

法無媿始終謹狀

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度支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晉行狀

韓愈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

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鶻立可敦詔兼侍御史賜紫金

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假回紇之力焉約我為市馬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於大

國自回紇歸拜司勲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歴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令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監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師助

亂人心大恐公既出至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
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
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
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
上寛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之臣乎彼為臣而
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
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
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

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絶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於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我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疏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

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已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之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已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

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職在庭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詞疾作不能事凡將大臣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遷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入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

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都防禦史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度支營田汴宋亳頴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元佐益其師至十萬人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彦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

廼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與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元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之而後命軍

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覬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太和初元佐遇軍士厚士寧懼不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

公至之時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變化嘉木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聮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懐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

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閶道讙呼公來之初令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其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

無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
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禄大夫勲累升為上柱
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
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公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
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著作溪為秘書省秘書郎
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
具歴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
請垂編錄謹狀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故銀青光禄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柳宗元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祖尚素皇潤州曲河縣令父慶休皇渤海郡渤海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公實後之柳氏自黄帝后稷降於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内外傳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凡十有一

代為士林盛族著於南朝五代史及柳氏家諜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遇節必立忼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於宗戚而内行著其蒞政柔仁端直之德洽於府寺而外美彰凡為學略章句之煩亂採摭奥旨以知道為宗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為用故自始學以至於大成躭嗜文集注意鑽礪倦不知遊息慼不待夏楚儒言經旨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夭且

賤卒而爲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之言也公不然之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搢紳者所不道巫何爲而能言之耶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爲異術不若速死之爲愈也於是爲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爲冠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授宋州闕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絜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

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羅凶害靡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滅奸暴鋪太和以惠鰥嫠毆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没之患政無犯令龍茸之蠹牢制聽斷漸於無訟耕夫復於疆封商旅交於闤市既庶而富廉恥興焉既富而教庠塾立焉里閈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恥劾以主撮之任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跡藏用道

隱於武寧山犀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絶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重德曜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淡如也迺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束裝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故家之迫速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干名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榷鐵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術遷侍

御史充江南西道都團練判官時屬文部不知連帥之
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奸謬所至風動其有非常
之政裕於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懸懃
歌咏之俾其風謠誦聲聞於他郡達於京師而後已改
祠部員外郎轉司勲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
是酌古良牧之政宜於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説
稱於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
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

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
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
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於外邦也公則修
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
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
陵江竝海竟吳越之域皆所涖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
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修其宫政統理
文籍紀於秘府尚書左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

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
祿大夫遷為右散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
室奔匿於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迫以相印既及公而
問焉公變名氏以紿之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
榜箠訊問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徑
踰泰嶺由褒駱朝於行宫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
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勲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
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

命以滁僞署之汚是歲盜據淮濟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名以爲才堪攘冦拜爲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衒玉而賈名者也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原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冦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庸翊聖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於上以酌天心順嘉謨於外用

彰君德故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彰布於外數聞在下者十有一二焉貞元初上以甸服長人天下根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人謠太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賞抃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

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恱曹參之奏絳侯懃曲逆之對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間入邑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猷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冊命上將涖盟諸戎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懃懇動合聖謨卒見納用

無何工人有以埋乘輿服器得罪於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恐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於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覊靮之勤獻謀屢中上嘉其功效

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為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耄忘之疾懇迫陳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於昌化里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蹇之道表於朝端弼違釋回樸忠之誠沃於帝念内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禄秩之厚布於宗

姻無一廛之土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孝恭慈仁義行也拊循至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顏以陳訏謨至忠也有一於此尚宜旌褒矧𠇾備體烏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稽尋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隲舊行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誄謚

則有司存謹狀

收河中請罷兵狀　　陸　贄

昨日欽溆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中事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溆奏來者兇梗殲盪闗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畧已附欽溆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尅

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禍福不可以屢闕徼幸不可以常覬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亮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創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臨于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瘡

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芟夷繼起阻命之師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馬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交及遂乃蜂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亙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於時海内大摇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于一城邦國之杌棿艱屯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

絕者屢矣勢之危窮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劒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黎困極之興怨知上下欝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流涕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為之歔欷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

鷗以好音消祲沴為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渙之夫削偽號以請罪觀釁首亂之將一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鬬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絶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畧而未俞也請復

循其本而中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煽擁戎據土易化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於南盤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廄牧以張武莫斂周於萬類征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戚亦甚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冦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倡亂泚戎搆災豺狼盤居於禁闈猰㺄攫肉於馳道河朔

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宗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於斯之亂海内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既而恱納之儔咸自斂縮内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風欵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處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

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茍寧矣國亦固焉人茍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國家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

強之由内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唯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鋒鋩𢦤者不賓則致命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

于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惟殃一境不率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此葢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塗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糵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訛

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世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愆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罪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汚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修臣禮其於深心容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

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
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既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
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葢為河中之地
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
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
說于新附之師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
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
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

者能不為之動心歟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憫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蘖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惟聖

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

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警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汚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懼者必

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脇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汚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

不自靦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雖欲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令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舍易而即難是棄明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

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奏太原府資望及官吏選數狀　令狐楚

右臣得司錄參軍李旦等狀稱前件府名三都望同兩府吏曹近日稍易舊規格限之中增加選數特乞奏聞者謹檢開元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勅置北都府縣資望並准京兆府河南府中間吏曹釐有降下前使王縉

許兼訓馮燧李說并有舉奏尋蒙復舊今准三月十五日勑停減諸州府雙曹司録判司及甲曹參軍特蒙勑旨京兆河南太原三府不在減限伏以太原府龍興盛業天啓雄藩有義旗起建之堂為仙駕留遊之地官標留守驛署都亭典章甚明制度咸在數年來吏部選格不同京兆河南兩府官資稍下選數則深掾吏諸臣懇有披訴儻伺從權之義恐乖仍舊之規伏乞聖慈特勑吏部準元勑與京兆河南一例處分

奏百姓王士昊割股狀

右臣得太原府牒前件人為母阿張患病割股奉母其母所得疾漸損者臣伏以登於大孝在禮為難忍其甚痛於人不易王士昊長於市井利在錐刀誓以誠明之心療其羸老之疾割肉於股饋羮於堂信可以感通神明風變人俗某猥司廉察獲守方隅以此至性恐須旌表

奏榆次縣馮秀誠割股奉母狀

右臣得太原府牒前件人為母久患割股奉母所疾漸損者臣差當縣主簿劉戡檢驗得狀具如前申者臣伏以縱釁及膚口猶難忍援刀刺骨心豈易安前件人出於畎畆之中長在草茅之下天生仁孝日用元和忘甚痛於已軀期有瘳於親疾人倫共感名教所宗斯實陛下仁奄周王孝逾虞帝陶蒸動物之性啓迪仁人之心況臣守在方隅職司廉察據其至行恐合褒稱

襄州别駕白府君狀　　白居易

公諱季庚字子申肇縣府君之長子天寶末明經出身解褐授蕭山縣尉歷左武衛兵曹參軍宋州司户參軍建中元年授彭城縣令時徐州為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使反叛之狀先以勝兵屯埇口絶汴河運路然後謀東窺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與本州刺史李洧潛謀以徐州及有口城歸國反拒東平東平令驍將信都崇敬石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公合吏民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親當矢石晝夜攻拒凡四

十二日而諸道救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逆謀不敢東顧繇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到於今訖不隸東平者實李洧與公之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别駕賜緋魚袋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令徐州州將忠謀翻然効順叶其誠美共贊國圖我懸爵賞候茲而授宜加佐郡之命仍寵殊階之序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檢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别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

州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勲若此新寵蔑如或不延厚於忠臣將何勸於義士宜從亞列再貳徐方秩滿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觀察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別駕貞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終於襄陽官舎享年六十有六某年權窆於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遷於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從輩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潁川陳氏陳宜都之后

祖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芳鄜城縣令妣太原白氏夫人無兄姊弟妹八歲丁鄜城府君之憂居喪致哀主祭盡敬其情理有過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夙夜九年追於奉烝嘗睦娣姒待賓客撫家人又三十三年禮無違者故中外凡為家婦者皆景慕而儀刑焉及别駕府君即世諸孤尚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呵一扑加之十年之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親近實夫

人慈訓所致也爲女孝如是爲婦順如是爲母慈如是
舉三者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潁川
縣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於長安宣平里第享年五
十有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祔於皇姑焉有子四
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
曹參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秘書省校書郎幼子金
剛奴無禄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功於北齊詔賜莊宅
各一區在同州同城縣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

郎中而上皆葬於同城今以卜歸不便遂改卜鞏縣府君及襄州别駕府君兩塋於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其兩塋同兆域而異封樹葢從時宜且叶吉也謹狀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八